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一辑

# 无名的裘德

*Jude the Obscure*

[英] 托马斯·哈代



中国文联出版社

# 无名的裘德



刘荣跃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第一辑)**      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金顺印刷厂 印刷

3700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28印张

2002年11月第1版      200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104-01758-5/I·693

全十二册定价:380元

## 第一版序

这部小说的历史（由于必须先发表在期刊上，所以它此次成书问世已推迟很长时间），简而言之如下。1890年，我根据1887年及后来做的笔记——其中有的情况是1890年一个女人的惨死所提供的——草草记下了写作计划。1892年10月我重游了书中描写的那些场景，并于1892年和1893年春写出故事的轮廓，从1893年8月到次年完成全稿，使之成为目前这个样子。全部书稿除几章外，于1894年末交到了出版商手里。它先于1894年11月末作为连载小说在《哈波斯杂志》上发表，以后每月登载一部分。

但是，正如《德伯家的苔丝》一样，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小说在杂志上发表也是经过删减和修改了的，而目前这一版才首次完全以原著的形式呈现出来。最初由于难以确定小说的标题，所以发表时用了个临时的名字，事实上以后又相继采用了两个这样临时的名字。目前这个最后确定的标题一开始就想到了，总的说来，它被认为是最佳的标题。

这部小说是一个普通人为成年男女们写的，它只企图真切自然地把人间的烦恼和焦虑、嘲弄和灾难加以处理——它们会紧随人类最强烈的恋情而产生，直言不讳地讲述出人的肉体与精神之间展开的殊死斗争，指出理想破灭后带来的悲惨遭遇。因此，在上述的处理中，笔者没有意识到有任何可以非议的地方。

也正像笔者以前出版的作品一样，《无名的裘德》仅仅是把一系列表面的现象或个人的感觉连贯起来，使之成书；至于这些现象或感觉，是前后一致还是前后矛盾的问题，是垂之久远还是转瞬即逝的问题，我以为都是无关紧要的。

托马斯·哈代

1895年8月

# 第一部 在玛丽格林

“是呀，有那么多男人为了女人而丧失理智，为了女人而成为奴仆。又有很多男人为了她们而死去，而犯罪……啊，你们这些男人，女人既能如此，怎能说没有强大威力？”

——以斯达士<sup>①</sup>

## 1

这位小学教师就要离开村子了，人人似乎都现出难过的样子。水芹谷的磨坊主把自己那辆歪斜的小型白色二轮运货马车借给他，以便把他的财物运到他要去的约二十英里远的城市；事实上，这样一辆小马车装教师的行李绰绰有余了。因为他校舍的家具一部分是由校董们预备的，除了装书的箱子外，他惟一笨重的东西就是一台小型立式钢琴，那是他那年想到要学器乐时在一次拍卖中买到的。可是他的这种热情已消失了，他也没有学到什么弹琴的技巧，而这个买来的钢琴从此每遇他搬迁时，就一直是个摆脱不掉的麻烦。

学校校长这一天特意避开了，他这人不喜欢见到变动的场面。他打算傍晚才回来，那时新来的教师已到达并安顿下来，一切又将归于平静。

铁匠、农场管家以及小学教师站在客厅里，面对这架乐器显出困

---

<sup>①</sup> 以斯达士，著名祭司。

惑的样子。老师说过，即使他把它搬上马车，到了他要去的城市基督寺，也不知道拿它怎么办，因为他初去时也只住在临时寓所里。

一个满怀心思的十一岁小男孩，一直在帮着老师收拾行李，这时来到三个大人中间，看见他们直摸下巴，就清楚而响亮地说（听到自己的声音脸都发红了）：“我姑婆有个堆燃料的大房子，也许可以把钢琴放在那儿，等你有了住房再搬去，先生。”

“这个主意不错，”铁匠说。

大家决定派人去见见男孩的姑婆——一个大龄未婚的居民——问她是否愿意存放一下菲洛特桑先生的钢琴，等以后他再派人来取。铁匠和管家便去看看那间男孩建议的堆燃料的房子能不能放钢琴，留下男孩和小学教师单独站在那儿。

“我要走了，你很难过吗，裘德？”老师和蔼地问。

一听这话泪水顿时从男孩眼里涌出，因为他不属于正式的日间学生——那些学生整天和老师在一起却一点热情也没有——他只是这位老师任职期间的一个夜校生。那些正式学生——如果一定要讲真话——现在正远远地站着，像某些历史上的门徒一样，一点也不想热心地自愿帮帮老师。

男孩难为情地打开手中的书，那是菲洛特桑先生送给他的离别礼物。他承认自己很难过。

“我也很难过的，”菲洛特桑先生说。

“那为啥你要走呢，先生？”男孩问。

“啊——这可说来话长呀。你不会明白我为啥要走的，裘德。也许等你长大些了才会明白。”

“我想我现在就能明白，先生。”

“唔——这事可别到处讲好吗？你知道大学是什么？大学学位是什么吗？它是一个人想做教师必须要有的招牌。我的计划，或者说我的梦想，是要成为一名大学毕业生，然后被正式授予圣职，去住在基督寺或这个城市的附近，我就好比到了天国。假如我的计划完全可行的话，我想在那里，我可以得到比在其它地方更好的机会实现我的计划。”

铁匠和他的同伴回来了。福勒老姑娘的燃料房很干燥，显然可以用；她似乎也愿意把乐器放在那儿。因此钢琴被留在了学校，要等

到晚上有更多的人手时再把它搬过去。老师最后环顾了一下四周。

男孩裘德帮着把一些小物品搬上车。九点钟时，菲洛特桑先生也爬上了车，靠着书箱和其它行李，然后和朋友们告别。

“我会记着你的，裘德，”马车移动时他微笑着说，“记住，要做个好孩子，要好好地对待动物和鸟儿，尽量多读书。如果你哪天来到基督寺，请看在老朋友份上记着来找我。”

马车吱嘎吱嘎地穿过草地，绕过校长住宅的拐角处消失了。男孩回到草地边的吊桶处，他帮恩人兼老师搬东西上车时把水桶搁在了那儿。他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把井盖打开正要放下水桶时停住了，额头和手臂靠在井架上，脸上显出一种满怀心事、有些过早地感到生活辛酸艰苦的孩子所固有的表情。他眼下的这口井和村子本身一样古老，从他现在站着的位置看，它像一个长长的圆形透视画，画的那端像一个明净的盘子，里面微波荡漾，离井口有一百英尺高。井口不远处有一排排绿色的苔藓，再往上便是荷叶蕨。

他自言自语，像一个想入非非的男孩那样用过分伤感的声调说：“老师在这样的早晨曾好多次在这口井打水，但是他以后再也不会来这儿打水了。我看见过他打水累了时，就像我现在这样往井里看，休息一会儿后再把水提回家去。可是他这么聪明的人，怎么还会再在这儿呆下去呢——这样一个寂寞的小地方！”

他眼里流出一滴泪水，掉进了井底。这天早晨有一点雾，而男孩呼出的气一股股涌入到寂静而阴沉的空气里，像更浓的雾一般。突然一声喊叫打断了他的思路。

“还不赶快打水回来，你这个小懒汉！”

是一个老太太在叫喊。她刚从不远处一间长满绿苔的草房门口走出来，要往庭院的门那儿去。男孩急忙挥挥手表示马上打水，便使出浑身力气把水扯上来——这力气对于他这么小的孩子来说真够大的了——放在地上，然后把这大桶里的水倒进自己的两个小水桶里，停下喘口气，就提着水走过井所在的那片冷湿的草地——差不多在这个小村庄或者说玛丽格林庄的中心。

村庄不但很小而且古老，位于一个起伏不平的高地山坳里，高地与北威塞克斯丘陵毗连。然而尽管它古老，当地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惟一绝对完整的古物，大概也只有那个井轘了。许多用茅草盖的带



屋顶窗的住房近年都被拆毁，许多草地上的大树也被吹倒。而最不幸的是，原先的教堂——木制角塔，屋脊奇特，形如驼背——也已被拆除，要么打碎成铺路碎石堆在篱路旁，要么被附近的人家用来垒猪圈墙、庭院里的石头座儿、栅栏护石和花坛里的假山。取而代之的是在另一块土地上建起了一座高大、新奇的现代哥特式教堂，它在英国人眼里很陌生；它是由某个一天之内就从伦敦来而复去的历史遗迹毁灭者建造起来的。这片绿色而平坦的草地，在太古的时候就是教堂坟地了。那座供奉基督圣贤的古老教堂，虽然曾在这草地上矗立了如此之久，但其地址现在已全不见了踪迹。那些毁灭的坟墓每个只竖起了价值十八便士的铸铁十字架作纪念，并且只允许保留五年即被拆除。

## 2

虽然裘德·福勒身材纤弱，但他却将两只装满了水的家用水桶一口气提回了屋。屋门上有一个长方形蓝色小木牌，上面用黄字漆着“面包师德鲁斯娜·福勒”。在那些不大的铅制窗格玻璃里面——这房子是残留下来的少有的老房子之一——放着五瓶糖果，一个饰有柳树图案的盘子里装有三块小圆面包。

他在房后把桶里的水倒出来时，听见姑婆，即招牌上写的德鲁斯娜和其他一些村民们正起劲地谈着话儿。他们也看见了小学教师离开，这时正在全面地谈着此事的详细情况，同时信口开河地预测着他的未来。

“他是谁？”男孩进去时有一个人问，比较而言她还是个不太熟的人。

“你倒是该问问，威廉斯太太。他是我外孙——你上次来他就在这儿了。”答话的这个本地老住户是位高个瘦削的女人，哪怕很小很小一点事她都会讲得十分可悲，并且说话时对每个听的人都要依次说上几句。“大概一年前他从梅尔斯托克来的，那儿在威塞克斯南部——他真是运气不好，贝林达，”转向右边，“他爸住在那儿，后来得了要命的疟疾，两天后就死了，你知道的，卡罗琳，”转向左边，“要是全

能的上帝把你和你爹妈一起带走，那才是福呢，又可怜又没用的小子！我只好把他接到这儿和我住着，等哪天有了法子再说，可我得让他去挣点钱，管他能挣多少。眼下他正帮农场主特劳特汉姆在地里轰鸟儿，免得他去调皮。你干吗要走开呢，裘德？”她继续问。因为那时男孩感到大人们盯着他的眼光像巴掌一样打在他脸上，所以向一旁躲开了。

本地的洗衣女工说，福勒姑娘或太太（她们就这样随随便便叫她）让孩子和她住在一起也许是个很好的办法——“因为你太孤单了，好让他陪陪你，帮你提提水，晚上关关窗板，帮着干点烤面包的活。”

福勒姑娘却不以为然。“为啥你不让老师也带你到基督寺去，做他的学生呢？”她皱起眉头，开玩笑地又说，“我肯定他找不到比你更好的学生了。这小子对书真是着了迷，就是这么回事儿。倒不如说我们这一家子人就有这么个德性。他表妹淑珊娜也是这么个样儿——我听说的；不过我好些年没见过那孩子了，虽然她就生在这个地方、这间屋子里。我侄女结婚后，和她丈夫有一年或者一年多都没有房子，直到后来才有了一间——唉，那事我不想多说了。裘德，我的孩子，你今后可千万不要结婚呀。我们福勒家的人再不要那样做了。她是我侄女和她丈夫惟一的孩子。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贝林达，可是后来他们两口子闹翻了！唉，一个小小的姑娘竟也遭受了那样惨的变化！”

裘德发现大家的注意力又集中在他身上，便朝面包烘房走去，吃了那留给他做早餐的面包。他这天的余暇时间结束了。他翻过房后的围篱，从庭院出来，沿着一条向北的路走去，最后来到一大片平坦的高地上一块宽阔而孤寂的凹地，这是一块小麦田。这块宽阔的凹地便是他为特劳特汉姆先生干活的地点，他朝那块地的中间走下去。

这一片黝黑的地面，四周一直上升，耸入天空。此时这色彩在迷雾中正渐渐消失，因为迷雾遮住了这片地实际的边缘，从而更加重了这里的寂静。这地方满目一色，惟一的特征是去年庄稼收获后还放在耕地中间的一垛稻草、他走近时飞起的白嘴鸦、他来时走过的横穿那块休耕地的小路——他简直不知道现在有些什么人在上面走，虽然他曾有许多死去的亲人往返于这上面。

“这儿真难看呀！”他咕哝着。

刚耙过的一行行的似乎像新灯芯绒上面的纹条一样向前伸去，给这个地方造成一种平庸功利的气氛，驱走了它一切逐渐变化的迹象，把它过去所有的历史一概湮灭，你看到的只是近几个月才有的东西。虽然这儿每块土、每一块石头都和旧日有许多联系——古人收获时的歌声，他们讲的语言和不屈的行为，都有余音回荡于空中。这里每英寸土地，都曾经是前人们勤劳、快乐、玩笑、争吵和辛苦的场所。一群群拾落穗的人曾蹲在每一个方码的地点，头顶阳光。人们在收割、运输庄稼的时候，即促成了一对对出自真正爱情的婚姻，这些婚姻给邻近的村庄也增添了人口。在那道将这片田野和远处的种植园分开的树篱下，姑娘们曾极力委身于她们的情人，而这些情人在下一个收获季节时却不肯再理会她们。就在那块古老的小麦田里，有多少男人曾向女人许下了爱的诺言，而他们在邻近的教堂里履行了诺言之后，却在下一季播种时听见自己女人的声音都要发抖。可是对于这些，裘德和他周围的白嘴鸦都不去考虑。对他们来说这里只是一个寂寞的地方，一方面它具有劳动场所的性质，另一方面它是一个能提供很好粮食的产粮区。

男孩站在前面提到的那垛稻草下面，每隔几秒钟使用手中的响棍发出轻快的啪嗒声、格格声。每一声啪嗒都会惊起啄食的白嘴鸦，它们飞上天空，从容地扇起翅膀飞走，像戴着盔甲一样闪闪发光，随后又盘旋着飞回来，一面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他，一面在更远的—一个地方落下来吃食。

他不断用响棍发出啪嗒的声音，直到手臂都痛起来了，最后他竟同情起那些鸟儿来，因为它们渴望着吃食却不断受到他的干扰。它们似乎和他一样，生活在一个不需要它们的世界里。他为什么要把它们吓跑呢？它们越来越像是温和的朋友和领取抚恤金的人——他惟一能说得上对他有一点点兴趣的朋友，因为姑婆就经常说她对他一点不感兴趣。于是他不再用响棍发出格格声，鸟儿们又重新飞落下来。

“可怜又可爱的小东西呀！”裘德大声说，“你们可以吃一顿——可以的。有足够的东西让我们大家吃。农场主特劳特汉姆给你们开得起这顿饭。吃吧，我可爱的小鸟们，好好吃上一顿吧！”

于是鸟儿便停在那里吃起来，墨似的小点散布于栗色的泥土上。裘德十分高兴看见它们个个好胃口，好像一根带着魔力的同情线将他和它们的生命连在了一起。那些鸟儿的生命弱小而可怜，与他的生命十分相似。

他把响棍丢开了，因为那是一件卑鄙肮脏的工具，不但冒犯了那些鸟儿们，也冒犯了它们的朋友——他自己。他突然感到屁股被狠狠地打一下，接着听到一声响亮的啪嗒声。他才吃惊地感到那些发出啪嗒声的东西就是冒犯了鸟儿和他的响棍。鸟儿和裘德同时都受到了惊吓，随后他那两只眩晕的眼睛看见了农场主，那位高大的特劳特汉姆本人；农场主的脸红红的，直瞪着浑身哆嗦的裘德，手里还挥舞着那根响棍。

“好呀，‘吃吧，我可爱的小鸟，’是吗，小伙子？‘吃吧，可爱的小鸟’真是不错呀！让我来给你屁股挠一挠，看你还急不急着想‘吃吧，可爱的小鸟！’你以前没来这儿，在老师那里就懒惯了，是吗，嗯？原来你就是这样为我赶白嘴鸦守小麦，一天挣六便士的呀！”

特劳特汉姆一边用激烈的言词对裘德说话，一边用左手抓住裘德的左手，拉着他纤弱的身子围着自己团团转，用他那根棍子打他的屁股。他每挥动一下响棍，田野里就传来一两声啪嗒声。

“别打啊，先生——请别打啊！”旋转的孩子喊叫道，就如一条钩住的鱼被旋转着拉到了地上，他的身子像要离心似地无可奈何地转动着。他看见那小山、草垛、种植园、小路和白嘴鸦，就像在参加环形赛跑一般一圈圈围着他转，速度惊人。“我——我——先生——只是想——地里庄稼很好——我看见他们种的——白嘴鸦吃一点点没关系——你不会失掉什么的，先生——菲洛特桑先生对我说要对它们好些——啊，啊，啊！”

假如裘德矢口否认他说了什么而不是做这番如实的解释，似乎还不至于惹农场主发这么大的火。他不停地打着旋转着的淘气顽童，啪嗒啪嗒的响棍声回荡在整个田野，一直传到远处工人們的耳朵里——他们还猜想裘德正在认真地赶着鸟儿呢——又从雾霭后面那崭新的教堂高塔发出回响。农场主为了证明他对上帝和人类的爱心，当初修建这座教堂时还捐了大笔钱呢。

这时特劳特汉姆对于惩罚的事感到厌烦了，他把哆嗦着的孩子

放在地上站好，从衣兜里掏出六便士付了裘德一天的工钱打发他回家，说再也不要让他看见他到这里来了。

裘德一下子跳到农场主够不着的地方，沿着小路边边走边哭——并不是因为疼痛，尽管疼得很厉害；也不是因为感觉到世事天道的缺陷——对上帝的鸟儿有益的对上帝的园丁就有害；而是因为他可怕地感到，他来这教区还不到一年已丢尽了脸面，从此以后可能会一辈子成为姑婆的累赘。

脑子里有了这片阴影后，他便不想在村子里露面了。因此他就绕道回家。从一个高树篱后面走过去，穿过一个牧场，在这里他看见许多成对的蚯蚓将一半身子伸出潮湿的地面，正如它们每年这个时候遇到这种天气时那样。如不有意避开，每走一步总要踩死一些蚯蚓的。

虽然农场主特劳特汉姆刚才伤害了他，但他却是一个不忍伤害任何东西的孩子。每次他从外面带回家一窝小鸟，总是心里难过得半夜睡不着觉，常常次日早晨又把它们连窝放回原处。他简直不忍看见一棵棵树被砍倒或被修剪，好像那样便伤害了它们的心；他还是个孩童时，看到人们剪完树枝后树液上升到树梢，大量渗出，他就由衷地感到悲伤。这种脆弱的性格——或许可以这么说——表明他是那种生来就要受尽痛苦，直至结束无用的生命才能脱离苦海的人。他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在蚯蚓中间穿行，一条也没踩死。

他走进小屋时发现姑婆正在卖一便士的面包给一个小姑娘，待顾客走后她问：“唉，干嘛才半上午你就回来了？”

“他把我赶走了。”

“什么？”

“特劳特汉姆先生把我赶走了，因为我让白嘴鸦啄了点小麦。这是我的工钱——我最后挣的一点工钱！”

他悲伤地把六便士丢到桌上。

“哈！”他姑婆憋住了气说。接着她就开始长篇大论地教训起他来，说他这样啥事都不做，一个春天她都得如何如何管他饭吃。“你连鸟儿都不能赶，还会干啥呢？瞧，你干嘛一副那么认真的样子！农

场主特劳特汉姆是比我好不了多少，真要说起来，正像约伯<sup>①</sup>说的，‘虽然现在比我年轻的人都嘲笑我，可以前让他们的父亲为我领狗放羊还不配呢。’不管咋说他父亲原是我父亲的雇工，让你去给他干活是我犯糊涂，要不是因为怕你在家捣蛋，我才不会让你去呢。”

裘德去那儿干活降低了她的身份，这比他玩忽职守还更让她气愤；她责骂他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其次才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

“你也不该让鸟去吃农场主特劳特汉姆种的东西。当然这点是你不对。裘德呀裘德，你干嘛不和你那个老师去基督寺或别的地方呢？可是，哦不——又可怜又糟糕的孩子——这个家里的人，过去的时候就是你们那边的老没有出息，今后也决不会有出息的！”

“那个美丽的城市在哪里，姑婆——就是菲洛特桑去的那地方？”男孩默默地想过一会儿后问。

“上帝！你应该晓得基督寺城在哪里，离这儿二十英里远。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它不会和你有多少关系的，我在想。”

“菲洛特桑先生会一直呆在那里吗？”

“我咋说得清楚？”

“我可以去见他吗？”

“上帝，不行！因为你不是在这块地方长大的，不然就不会这样问了。我们和基督寺的人一点不相干，基督寺的人和我们也不相干。”

裘德走出去，更加感到他的存在是多余的；他在猪圈附近的一垛稻草上仰着脸躺下来。雾这时越来越淡，透过它能看见太阳。他拉过草帽盖住脸，透过草帽编织的间隙看着外面白晃晃的天空，模模糊糊地思考着。人长大了就有了责任，他发现事情并不与他原先想的那么协调一致。大自然的逻辑太可怕了，他不喜欢。对某一类生物仁慈就是对另一类生物残酷，这使他的协调感产生了倾斜，他觉得非常难过。他觉察到，当你越来越大，感觉自己到了生命的中途，而不像小时候只感到在生命圆周的一个点上，你会不寒而栗。你的周围似乎都是些瞪着两眼、五光十色、格格作响的东西，它们的强光和闹声，撞击在你那叫做生命的小小细胞上，猛烈地震动它，弄弯它。

---

① 约伯，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

假如能不让自己长大多好！他不想长大成人。

但是，像所有的男孩一样，他很快忘记了自己的悲哀，一下跳起来。上午余下的时间他帮着姑婆做事，下午没什么事做，他就去了村里。他在那儿问了一个男人基督寺在哪里。

“基督寺？哦，唔，就在那边；不过我从没去过那里——没去过。我从没在那地方有过啥事。”

那个男人往东北方向指了指，那正是裘德上午丢尽了脸的那块田野所在的方向。这种巧合使裘德一时很不高兴，但也正是对此事的畏惧更增添了他对那个城市的好奇心。虽然农场主说过再也不想看见他出现在那田野里；然而基督寺在田野那边，而穿过去的路又是大家的。所以他偷偷溜出了村子，朝着上午目睹他受惩罚的那片凹地走去，沿着小路，爬上另一边冗长沉闷的斜坡，一直走到小路与一小丛树旁公路汇合的地方。这儿是耕地的尽头，他眼前是一片荒凉开阔的高地。

### 3

没有树篱的公路上和公路的两旁空无一人，苍白的道路似乎在不断上升、缩小，直到与天边汇合。就在路的最高处，一条青葱的“山脊路”成直角横跨其间——这就是伊克尼尔路——罗马古道的旧址——就穿过这地区。这条古老的道路蜿蜒着伸向东西数英里，人们几乎还记得，很久以前它曾是一条赶牛羊去集市出售的路。但现在已无人行走了，所以杂草丛生。

男孩以前从未离开那个半隐半现的村庄向北漫游到这么远过。几个月前一个阴郁的夜晚，一个赶车的从南面一个车站把他送到了那个村子里。而直到现在他才知道，就在他住的那块高高的世界的边上，竟会有如此一个宽阔、低平的地方。位于东西之间的整个北边半圆形原野有四五十英里的距离，在他的眼前展开；那里的空气显然比他这儿呼吸到的更蓝、更湿润。

离公路不远有一座被风雨剥蚀的陈旧谷仓，用红灰色砖瓦筑成。当地人都知道它叫“褐房子”。他正要走过谷仓，忽然发觉一把梯子

靠在屋檐上：想到爬得越高就看得越远，裘德便停下来注视着梯子。在倾斜的屋顶上有两个人正在修整瓦面。他转过那条山脊路朝谷仓走去。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一会儿两个干活的人，便大着胆子爬上了梯子，站到他们旁边。

“哟，小伙子，你爬上来做什么呢？”

“对不起，我想知道基督寺城在什么地方。”

“基督寺就在那边，在那些树那边。你能看得见的——至少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哦，不，现在是看不到的。”

另一个砖瓦匠也转过身来看着所指的那个地方，手中的活儿太单调了，因此凡是能打破沉闷的事都能让他高兴。“像这样的天气你通常是看不见的，”他说。

“我看到过它，那是在太阳像一团火焰掉下去的时候，它看起来像——我也不知道像什么。”

“像天上的耶路撒冷<sup>①</sup>，”这个严肃认真的孩童说。

“哦——可是我自己怎么就没想到……不过我今天是连一点基督寺的影子也看不到的。”

男孩也极力睁着眼往那边注视，但就是看不到那遥远的城市。他从谷仓上爬下来，也不再去看基督寺（他这般年纪就是反复多变），沿着山脊小路走去，寻找周围田埂里有趣的天然产物去了。当他再次经过谷仓往玛丽格林返回时，他看见梯子仍在原处，而那两个工人已干完一天的活儿走了。

近黄昏时天暗下来，仍有一点薄雾，但除了下面乡村较潮湿的地段和沿河流一带，雾已消失了一些。他又想到基督寺，既然他专门离开姑婆的家来到了两三英里以外的地方，他真希望能看到一次人们所说的那个迷人的城市。但即使他在这儿等下去，到晚上以前天空也不大可能晴起来。可他还是不想离开这个地点，因为他只要朝着村子走几百码远，就看不到北边那广阔的原野了。

他又爬上梯子，想再看一眼那两个男人指的地方，他爬到最高的一级停下，把身子靠在屋瓦上。也许以后好多天他都不能到现在这

---

① 耶路撒冷——巴勒斯坦著名古城，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



个地方了。如果他祈祷，也许想看见基督寺的愿望能实现。人们曾说，如果你祈祷，希望的事情有时就会来到身边，尽管有时也不会。他曾在一篇宗教宣传的小册子里读到过，有一个人修筑一个教堂，但没有钱把它修完，于是他跪下来祈祷，结果钱在下一批邮件里就送来了。另一个人也做了同样的试验，但钱没有来；他后来发现他跪着时穿的那条裤子是由一个邪恶的犹太人做的。故事鼓舞了裘德。他在梯子上退下一些，在第三级处跪下来，靠着上面的梯级祷告着，祈求雾散开。

然后他又坐下来等着。雾逐渐稀落，大约过了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已完全从北边的地平线上散去，而其它地方的雾早已全部散开；在落日约十五分钟两边的云也散开了，太阳露出部分身影，束束阳光清晰可见，从两块蓝色的云间直泻而下。男孩立即回过头往城市的方向看去。

在这片景色以内的一个地方，许多亮点像黄金般闪闪发光。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空气愈来愈明晰，直到能看清那些黄金般的小点是些风向标、窗户、潮湿的房顶石板、尖塔、圆屋顶、软性石建筑物上的亮点，以及其它各种乍隐乍现的轮廓。那一定就是基督寺了，要么是直接所见，要么是在这奇特的天气里呈现出的影子。

这个旁观者就那样目不转睛地盯着，直到窗户和风向标失去了光泽，像熄灭的蜡烛样几乎一瞬间暗下来，那模糊的城市又笼罩在薄雾里。他转向西边，看见太阳已消失，前面的一片景色变得幽暗起来，周围的东西个个现出怪物似的色彩和形状。

他急忙爬下梯子，跑着回家，尽力不去想那些巨人啦，猎人赫恩啦，埋伏着等候克锐金的阿波罗啦，或者那个额上有个大洞直流血的船长和船长身边许多的尸体，它们每夜在这个充满妖术的船上起来造反。他知道他已长大了，不应该再相信这些可怕的事。然而当他看见那教堂的高塔和小屋窗口的灯光时仍不由得高兴起来，虽然那不是他出生的家，而且姑婆也不是很喜欢他的。

老姑婆的“商店”橱窗用二十四块小玻璃镶在铝制框里，一些玻璃因年久而氧化，所以你很难看清里面放着的粗劣价廉的商品——它们是全部存货的一部分。而就是所有的库存商品，一个身强力壮